

GUARDIANS of GA'HOOLE 貓頭鷹守護神

火焰之子傳奇
The Coming of Hoole



凱瑟琳·拉斯基 ◎著

林雨蓀 ◎譯

晨星出版

常見人物介紹

生命共同體

索倫：倉鴉，出生於提托森林王國，從孤兒貓頭鷹的聖鬼鴉學院逃離，是蓋胡島神木的騎士。

吉爾菲：姬鴉，出生於昆里沙漠，從孤兒貓頭鷹的聖鬼鴉學院逃離，是索倫最好的朋友，也是蓋胡島神木的騎士。

曙光：大灰鴉，自由飛鳥，出生後幾小時就成為孤兒，是蓋胡島神木的騎士。

迪哥：穴鴉，出生於昆里沙漠，在聖鬼鴉學院的貓頭鷹攻擊並殺了他的弟弟之後，迷失在沙漠中，後來成為蓋胡島神木的騎士。

蓋胡島神木

柯林：倉鴉，神木的年輕新王，奈拉之子，純血團的領袖。

席爾里布：長耳鬚角鴉，蓋胡島神木賢明的氣象學老教授，也是氣象隊隊長，索倫的指導者（又被稱為蓋世將軍）。

奧麗莎：斑點鴉，是蓋胡島神木的名門之後。

奧塔維：盲蛇，除了是撲朗夫人的鳥傭，也是席爾里布的鳥傭。

傳說時期

葛蘭克：斑點鴉，第一位礦工，是恩訥薩爾的年輕國王荷拉斯和王后西弗的兒時同伴，也是第一隻發現蓋胡火炭的貓頭鷹。

荷拉斯：斑點鴉，是地處嚴寒地帶的恩訥薩爾，也就是後世所知的北方王國之王，胡的父親。

西弗：斑點鴉，荷拉斯的伴侶，恩訥薩爾的王后，胡的母親。

莫希：雪鴉，西弗王后忠心耿耿的僕傭，先後擔任過王后的保姆和家庭教師，在荷拉斯國王死後，與西弗王后一起亡命天涯。

洛克娜：斑點鴉，戈洛姊妹會位於愛斯米爾島上的隱居處院長。

艾林爵士：斑點鴉，位高權重的族長，轄地與荷拉斯國王的領土接壤。

樸厲克：大角鴉，與荷拉斯國王敵對的貓頭鷹，因和巫魔廝混而惡名昭彰，謠傳他與其中一隻結為伴侶。

西奧：大角鴉，反暴力者，葛蘭克的學徒，擁有強大的治鐵技術。

絲凡卡：北極熊，在苦海幫助西弗皇后。

司瓦：苦海的北極熊，絲凡卡兩頭小熊的父親。

潘瑞克：男巫魔，艾林爵士的盟友。

依葛莉克：女巫魔，樸厲克的伴侶。

克莉絲：母巫魔，依葛莉克的朋友，擁有強大的奈特米傑。

烏莉克：母巫魔，艾林爵爺手下高強的殺手。

柏維克：鬼鴉，戈洛兄弟會的修士，胡和葛蘭克的朋友。

菲尼亞斯：北方鵲鵲，胡的朋友，一隻很有勇氣的貓頭鷹。

雪玫瑰：雪鴉，遊蕩鴉中知名的歌唱家。

番哥：惡狼，所有狼族的首領，葛蘭克的朋友。

唐里維·麥可希斯：惡狼，麥可希斯狼族的首領，番哥的敵人。

霍德維德：惡狼，唐里維·麥可希斯的前任伴侶，前麥可希斯一族的族狼，又名娜瑪拉·麥可娜瑪拉。

序章

年邁矮胖的盲蛇烏備奧塔維爬出老主人的樹洞，到外面的樹枝上。「嘿，我雖然是個瞎子，但還知道你們一整個早上都待在這裡。為什麼你們不回自己的樹洞睡覺？」她對在那裡的三隻貓頭鷹搖了搖頭。

他們分別是嬌小的姬鴉吉爾菲、大灰鴉曙光，還有穴鴉迪哥。再加上倉鴉索倫，就是名為「共同體」的四隻貓頭鷹。他們打從黎明起，就一直在等索倫從席爾里布的樹洞出來。現在又有一隻斑點鴉飛降枝頭，奧塔維蜷起了身子。

「噢，連奧麗莎也來了！妳來這裡做什麼？」

「和他們一樣。」奧麗莎朝著共同體側了側頭。「等索倫出來。他在裡面讀書讀了好多天！」

忽然，從樹洞內探出兩顆貓頭鷹的頭。「你們怎麼都在這裡？」那是索倫和他的姪子柯林——蓋胡島神木的新王。

「是為了我们大家，索倫。」奧麗莎往前一站。

奧麗莎的動作有些放肆，面對柯林的態度多少有些不夠恭敬，但柯林似乎不以為忤。畢竟，奧麗莎比神木上所有的貓頭鷹更早認識他。當他飛離邪惡的母親奈拉和純血團時，正是

奧麗莎在遙遠彼處發現了他。也是奧麗莎教會他如何捕捉火炭，雖然他花了大約一分鐘就變得駕輕就熟。不過奧麗莎可沒有教柯林如何取出胡熊。他那麼做完全是出於本能。

「怎麼了？麗莎？」柯林問道。

「我們也想知道傳說。我們想和你們一起閱讀。」

吉爾菲轉向迪哥，竊竊私語道：「我以為只有我們？她怎麼會跑來參一腳？」

「妳又不是不知道奧麗莎。」迪哥認命地說。

「聽我說，索倫。」奧麗莎又說：「我在神木負責教導年輕的貓頭鷹傳說和詩歌的篇章。我是蓋胡學的教授，神木的自然史和它的貓頭鷹史都包含在內。」

索倫看著她。她說的有理，但這真的不是他所能做的決定。

柯林轉向他的叔叔。自從幾個月亮週期前抵達這裡後，他很快就明瞭，索倫對他來說將不只是個叔叔，在承擔起國王這個不時令人困惑的新角色時，他會需要索倫的指導，當他的指路明燈。

「我認為妳應該知道這個傳說，奧麗莎……」柯林再一次看著索倫，然後對其他三隻貓頭鷹點了個頭。「還有你們也是。這樣很恰當。不過讓我警告你們，傳說的內容很刺激，是會讓你們的沙囊為之震撼的真相。」他想說得更多，卻又有些遲疑。讓他們自己去發現吧，他思忖著，讓他們發現有關我媽媽奈拉的真相。

然後，他活力十足地又說：「午夜時回來這裡。」他再度轉向索倫，說：「我們有可能

早點結束夜飛，開始閱讀第二部傳說嗎？」

索倫眨了眨眼。這隻年輕的貓頭鷹還不習慣當王啊。用不著問這種問題的，他可以自行定奪。索倫僅僅點個頭，表示「知道了」。柯林立刻察覺這是他說了算的事，但他也知道共同體永遠都會尋求索倫的意見，他畢竟領導了他們好久。

柯林雖然貴為國王，卻不想做任何會被視為對索倫不敬的事。只是他同時也必須當王，必須領導眾貓頭鷹。這是條窒礙難行之路。

「是的，我們應該早點結束，索倫會先與你們碰面，把我們在第一冊中學到的事情跟你們說一遍，然後我們再開始閱讀第二冊。」

於是，午夜剛過不久，六隻貓頭鷹齊聚在席爾里布樹洞深處狹小擁擠的密室裡，閱讀不知藏了多少年的三大冊蓋胡傳說的祕密古書。席爾里布死前才透露他有這些古書，並堅持年輕的新王與他的叔叔索倫一起閱讀。當索倫把磨損且充滿灰塵的第二本大書拿下來時，他們的沙囊不由得抖動起來，但仍安靜地觀看著。

索倫吹散老鼠皮封面上的灰塵，再用翅膀擦拭。

《蓋胡傳說》原本黯淡的金色字母隱隱亮了起來，像是古老的星光好不容易抵達地球。底下一行較小的字母寫著：「火焰之子傳奇」。

索倫打開書後抬起頭來。

「在我們開始以前，我應該先跟你們說，柯林和我都不確定傳說的第二冊是誰寫的。」





第1章

傾斜的冰

一年中最漫長的夜裡，星星繞著地球旋轉。在海牙峽灣以北，偏遠的冰封之地弗思金，一隻斑點鴉站在結凍的海面上，身子簌簌地抖著。她舉著短冰彎刀，準備奮戰至死。

這隻貓頭鷹是恩訥薩爾的皇后西弗，短冰彎刀是她已故伴侶荷拉斯國王的武器。她面對的敵人是艾林爵爺。巫魔鋸齒狀的影子撕裂了頭頂上方月色輝映的夜空。她被巫魔逼到停降，但逃過了致命的芬葛洛特，也就是他們眼中流洩出的怪異灼熱黃光。巫魔的腦袋歷經浩瀚的時空仍然沒有進化，可是這些古代遺留下來的生物卻得到名叫奈特米傑的奇怪力量，擁有一股邪惡又具破壞性的魔力。

艾林爵爺原是荷拉斯國王的盟友，本來不可能與這些殘忍的鳥類結盟，然而不可能的事情卻發生了。

西弗早已有了赴死的決心。但就算不得不死，她也會戰到最後一分鐘。所以，即使一隻翅膀在上一回與巫魔的遭遇下傷重殘廢，她仍舉著短冰彎刀站在一灘月光之下。殘障，而且精疲力竭，卻仍威嚇著艾林爵爺！

「妳不是認真的，夫人。」艾林爵爺說。

「我再認真也不過了。後退。」

「親愛的。」

「少來什麼親愛的。」

「好，夫人。救救妳自己，救救妳的孩子，加入我們。妳可以當我的夫人，我的皇后，奈特米傑的皇后。」

「我早就是皇后了。恩訥薩爾王國的皇后。我不需要其他的朝臣，其他的王國。」

艾林爵爺在冰上往前一站，對著六隻從上空包抄，越來越靠近西弗的巫魔，揮舞他參差不齊的翅膀。「但他們是妳的臣子。」

「我絕不接受。」就在說這話的瞬間，西弗打從沙囊裡知道，在這個廣大王國的某處，有顆蛋正在破裂，一隻小貓頭鷹要孵化了。那隻貓頭鷹，她的小鳥，一位王子，恩訥薩爾王國堂堂正正的繼承人，就要誕生了。

艾林爵爺和他的巫魔不顧一切，只求能擁有王子和他所持有的力量，但西弗也會拚死拚活地保護他。

「我再問妳一次，夫人。蛋孵化了嗎？」

西弗靜默不語。

「蛋現在在哪裡？」

她一聲也不吭。

蛋和葛蘭克在一起，在某個遠離西弗的地方，然而，儘管西弗與蛋分隔兩地，卻可感受到母子之間深刻的連結。艾林爵爺的問話在她的心中開始變得模糊，她神遊到了另一個地方。

對，就在夜晚變得更暗之際，蛋正在孵化。一道陰影越過月前。她看到艾林爵爺略略收縮起全身的羽毛，聽到巫魔粗嘎的耳語。龐大的陰影吞噬了巫魔的芬葛洛特，他們驚恐地在空中盤旋，然後飛降在海面冰原。大大的翅膀懸在亮恍恍的白冰上，像是片片黑色的破布。

這是比他們的魔法更強大的多的力量。西弗默想著。

月亮開始失去形影，大片濃密的黑暗往他們覆蓋下來。它和魔法完全無關。但他們永遠不會懂的。當地球經過太陽和月亮之間，月蝕開始，地球的影子也逐漸蓋住月亮。幾秒內，月亮將澈底消失不見。只有黑暗，完全的黑暗。

西弗心想，**機會來了。**可是，振著嚴重傷殘的翅膀，她是否足夠強壯，得以成功逃離呢？

天地之間陷入完全的黑暗，萬事萬物都安靜了下來，一聲巨大的爆裂聲卻在剎那間傳來，跟著又有一聲怒嚎。

「月殼破了！」一隻巫魔尖聲喊道。

蠢鳥！西弗想著。

那不是月亮，是冰正在破裂。絲凡卡穿透冰面，冒出她那顆巨大的北極熊頭。破裂的冰開始東倒西歪，一切霍地變得顛倒混亂，海水流過鋸齒狀的邊緣，浸沒大片的冰。

「快點，西弗，到我背上來！」絲凡卡喚道。

西弗很快躍上老友的背上，蹲伏在北極熊頸部環狀的毛髮深處。

當絲凡卡游泳離開時，西弗從她的毛髮向外窺視，見到一隻巫魔尖叫著滑入水裡。沒有哪隻鳥會去救他。巫魔儘管法力高強，卻有一物令他們畏懼：海水。鹽水一旦浸濕他們沒有油脂的翅膀，他們便會喪失飛行的能力。

西弗看著巫魔試圖從瘋狂傾斜且被海水沖刷的碎冰上起飛。有三隻勉強做到了，另外兩隻卻滑入海裡。一隻巫魔在左翅被海水打到時，忍不住發出刺耳哀號。西弗眨眨眼，想看清楚那是哪隻巫魔。她默默地祈禱。

守護神啊，但願那是依葛莉克！請讓那隻巫魔是依葛莉克！





第 2 章

暗影下的國王

當地球的陰影蓋過月亮時，樹洞外頭的世界變得更加黑暗，但在樹洞內，因為明亮的蛋正在劇烈搖晃，並在最後一次的震動中裂開成兩半，散發出新的光芒，空氣被撼動了。

葛蘭克倒抽一口氣。是他救了這顆蛋，把它帶到苦海中央這座孤立的島嶼上。他的助手西奧驚嘆地越過他的肩膀，看著一團沒有羽毛，沒有清楚模樣的小東西跳出蛋殼，跌跌撞撞地掉落在他們準備好的蓬鬆絨羽上。那些毛是從他們倆的胸口拔下來的。西奧看著那些毛茸茸的白色羽毛，納悶從兩隻不同的貓頭鷹身上——他是大角鴉，葛蘭克是斑點鴉——拔下來的絨羽怎會看來如此相似。

小貓頭鷹仍然緊閉著眼。他的頭和身體相較之下顯得很大，不比其他剛孵化的小鳥看來更有王子的樣子。

葛蘭克靠上前，彎下身子，貼近仍因孵化的艱辛過程而渾身抖動的小貓頭鷹。

「歡迎啊，小傢伙。歡迎你，胡。」葛蘭克想，他看到了，小貓頭鷹的頭畏縮了一下。接著，他察覺到胡眼縫後面十分輕微的脈動。一眼的眼皮啪地睜開，顯露出一隻閃著微光的深色眸子。眼睛的顏色是黑的，但不如倉鴉的黑，也還不像斑點鴉那樣深濃的琥珀色，那是

以後才會有的顏色。

「歡迎你，胡。」西奧往前低下身子，用非常輕柔的聲音說道。

葛蘭克對西奧警告在先，絕對不要稱呼胡為「王子」。在對的時機來臨前，胡不能知道自己的身分。此外，葛蘭克思忖著，他認為自己是個單純的小夥子比較好。這會讓他變成一個更用功的學生。

「小蟲！西奧，我們有沒有小蟲？」葛蘭克焦慮地問道。

「當然有，就在這裡。」西奧抓了條蟲，準備放到小貓頭鷹的頭上。

「給我，我來。」葛蘭克很快地說，用嘴喙接了過來。他蹲下去，把肩膀和頭貼在地上，然後用只有貓頭鷹能做到的方式往上翻轉他的頭，讓蠕蟲還差一點才碰到胡的小小嘴喙。葛蘭克用嘴喙的側邊說話，勸誘著小貓頭鷹。「初蟲，胡。這是你的初蟲儀式。願守護神保佑你，讓你的沙囊長得強壯。」

小貓頭鷹張開嘴喙，接過蠕蟲。「做得好！」葛蘭克大大地鼓勵他。胡抖了一下，差點掉了蟲。「哎呀，抱歉啊，小伙子。」

當小貓頭鷹從葛蘭克的嘴裡接過那條蟲，而且是從頭開始把它吞下去的時候，葛蘭克體會到生平最大的興奮。傳統上，貓頭鷹都是從頭開始吃他們的獵物。當然，要分辨蟲的頭在哪一邊很困難。「這個小傢伙很有天分，絕對是才華洋溢。」

很有什麼天分？西奧納悶。吃東西的天分？但他沒有對師父的熱情冷言嘲諷。西奧永遠



不會挖苦葛蘭克。跟著葛蘭克，他學到的事情遠遠勝過他從別的生物身上學到的。真的，葛蘭克是唯一一隻對西奧付出如此大注意力的貓頭鷹。西奧跟著深明火之奧祕的葛蘭克，學到了金屬有被型塑成物體的潛能。西奧擁有相當驚人的鐵匠資質。在這之前，整個貓頭鷹世界中還沒有誰聽說過這種鍛造金屬的技藝。有一天，西奧將會被稱為第一位鐵匠。他的發明替貓頭鷹王國帶來史無前例的最大衝擊。

沒有什麼比貓頭鷹寶寶的成長更為快速。前一分鐘，胡才剛完成他的初蟲儀式，下一分鐘就是他的初骨儀式。然後，在好像還不可能的時候，他已經在經歷他的初毛儀式了。貓頭鷹是儀式性的生物，對許多標記著生命重要階段的場合都很認真看待。

這隻小貓頭鷹永遠都在飢腸轆轆。葛蘭克和西奧需要不斷外出替這隻小東西獵食。葛蘭克真的不曉得沒有西奧他該怎麼辦。年輕的大角鴉為此也不得不大幅減少打鐵的時間。現在，葛蘭克又在叫他了，他停下手邊的工作抬起頭來。

「西奧！」

「是的，師父。」

「你能不能再幫我們抓一隻野鼠？」

西奧嘆氣。小傢伙怎麼吃得這麼多啊？這一定是他今晚的第三隻野鼠了。月亮都還沒升起呢。

「我去抓田鼠好了，葛蘭克。或許就能把他餵飽。」

「噢，田鼠！田鼠！我要一隻田鼠！」西奧聽到胡發出小小的啾啾聲。然後，一團小小的絨毛跳上樹枝，還沒有褪除絨毛的胡對底下的西奧喚道：「西奧，你真的能抓一隻田鼠給我嗎？」

「我試試看，胡。」

「回來這裡，小傢伙。」葛蘭克說：「我們可不想讓你從樹枝上摔下去。你靠絨毛是沒辦法飛的。」

「葛蘭克叔叔，我什麼時候才會長出撥風羽？」

「要等你的絨毛都褪除了以後。你的第一次脫毛。」

「那會是什麼時候？」

「當你可以微微移動羽毛的時候。」

「我開始了沒？」

「沒有。你會感覺到的。」

「或許不會，葛雷克叔叔。拜託你幫我看看，拜託！」

葛蘭克嘆了口氣。「好吧。現在對西奧揮揮翅膀說再見。」

「再見，西奧！葛蘭克叔叔要看看我是不是可以移動羽毛了。或許你回來的時候我就長出撥風羽了。」

「噢，天哪！」葛蘭克疲倦地嘆了口氣。





第3章

西奧的發現

西奧最喜歡去小島正中央有一大圈白樺樹的地方獵補田鼠。不過今天西奧飛近那裡時，卻察覺到有什麼不一樣。然後他聽到了奇怪的吟誦聲。他飛到一棵非常茂密的松樹內側，在濃密的松針叢後棲停了幾分鐘，專注聆聽，終於聽出個所以然來。

偉大的守護神啊，是修士們！是戈洛兄弟會！戈洛兄弟會多年來一直住在瑞斯加冰河上分佈廣泛的冰窟和洞穴中。西奧猜想，那裡的戰況恐怕太過激烈，所以他們需要找一個可以安全聚集的隱居處。這些修士以勤奮好學聞名。不是在誦經，就是在念書或寫作。不在念書或寫作的時候，大多也很安靜。他們許下過靜默的誓言，以便更深入地冥想貓頭鷹宇宙的奧祕。

西奧把這裡當成是他和葛蘭克的島，現在卻在島上發現戈洛兄弟會，感覺變得很矛盾。西奧十分讚賞修士，也曾考慮要加入他們的行列。他和修士們一樣不相信戰爭。此外，修士相信巫魔的詛咒之所以會來到恩訥薩爾，是因為這個北方貓頭鷹王國失去了對守護神和理性的信念。他們相信，失去信念和理性撕裂了貓頭鷹的宇宙，空中出現了裂縫，而透過裂縫，那些憤怒、迷信和奈特米傑的生物才會得到邪惡的力量。

當葛蘭克提出要求，懇求他製作第一隻戰爪時，他曾痛苦不已。他會答應去做，完全是因為葛蘭克讓他看到了蛋，那顆葛蘭克在荷拉斯國王和西弗皇后的交託下負責照看的蛋。

他覺得內心有兩股可怕的力量正在彼此拉扯。

他對製作那些戰爪之厭惡，一如他對葛蘭克的愛那般強烈。葛蘭克教了他好多。但他知道自己不全然和葛蘭克相像。

本質上，我難道不是隻更喜歡沉思的貓頭鷹嗎？我不是和那些修士更像嗎？可是……西奧在沉思中頓了一下。可是，我現在效忠於葛蘭克和那隻親愛的小胡。我怎麼能為了修士而冒出捨棄他們的念頭呢？

他知道，這個念頭不會完全離開他。不會離開很久。或許永遠都不會離開。不管怎樣，他還是得為了胡獵補一隻肥嘟嘟的田鼠，只是不能在誦經的修士附近。他不能做任何會洩漏出他和葛蘭克還有胡也在同一座島上的事。

儘管修士不是威脅，葛蘭克卻堅定地說過：「絕對不能讓別的生物知道我們在這裡！」他這麼說了有多少次呢？恩訥薩爾十分遼闊，但在鳥類的世界中，話傳得很快。知道修士在這座島上設立營地，葛蘭克一定會惶惶不安。可是他們無法移動。在胡學會飛行之前不能轉移陣地。還有，他們大概也必須把火給熄了。絕對不能有煙從他們那一端冒出來。

當然，就西奧所知，修士們可能已經看到煙了。無論如何，他現在必須去別的地方獵補田鼠。



「嗨，小傢伙！」西奧說道，爪間抓著一隻肥胖的田鼠飛進樹洞。

「哇，好棒！我可以先舔血嗎？」

「你對西奧要說什麼？胡？」

「噢，謝謝，謝謝。」

葛蘭克差點要說：「王子必須體恤臣民和僕傭。」但他及時阻止了自己。此時告訴這隻小貓頭鷹他真正的血統還不安全。沒有什麼事情會比這個更危險。

「嘿，看看我的右肩，西奧。你想你離開以後到現在，我有沒有移動了羽毛？」

「我才離開一下子而已，胡。沒有什麼會發生得這麼快。」葛蘭克看著西奧，幾乎立刻察覺到有什麼事情令這隻年輕的大角鴉忐忑不安。他會等到黎明，等到滿肚子食物，沙囊緊密壓縮的胡墜入小貓頭鷹深濃的睡眠後，再和西奧談。

剛吃下去的田鼠骨頭、皮毛和牙齒咕咚地進入第二個胃，胡小小的身體劇烈地震動了一下。他的眼裡隱約升起困倦和聖潔無邪的神色，打了個大大的哈欠，安臥在他睡覺的絨羽鳥窩裡。「再跟我說一次，葛蘭克叔叔，你覺得我最快什麼時候會飛？」

「我跟你說過了，孩子。斑點鴉孵化之後通常要過四十二天才能飛行。」

「我是多久前孵化的？」

「將近十天。」

「所以十天距離四十二天還很久嗎？」

「睡覺了，胡。」

「可是我不明白四十二到底是什麼。」

「明天黃昏等你醒來後，我會解釋。」

終於，小貓頭鷹在打了個超級大呵欠後，沉沉地睡著了。



「所以我們不再與世隔絕。」葛蘭克警覺地說，緊閉著嘴喙。破曉的第一道光線開始灑進黝黑的樹洞，洞內滿溢著玫瑰色令人欣喜的溫暖，不過聽到消息後的葛蘭克可是一點也欣喜不起來。「唔，在胡會飛以前，我們當然還不能離開這裡。那至少是一個月亮週期以後的事，即使是到了那個時候，他的飛行技巧也還不夠好，翅膀也還沒有健狀到可以長程飛行。」

「聽我說，葛蘭克，我不想聽起來像個傻瓜，但是，真的，你仔細想想，我們應該感謝那些貓頭鷹是戈洛兄弟會的修士。他們是十分虔誠的貓頭鷹，永遠不會洩漏我們的祕密。看



在守護神的份上，他們許下了靜默誓言。還有，他們厭惡戰爭，討厭艾林爵爺，又很信任荷拉斯國王和西弗皇后。他們不會做傷害王位繼承者的事。」

「一定不能讓他們知道他是王儲。絕對不行！沒有哪個生物能知道這件事。」葛蘭克停下來，思考了一會兒。「我知道你說的是真的，我一分鐘也不懷疑他們的忠誠和虔誠。但你知道，我會傳出去。在我們能夠離開這裡以前，他們一定會發現我們。即使我們看來不過就是兩隻貓頭鷹和一隻孤兒貓頭鷹，還是會傳出流言蜚語，說這座島上有一隻沒有母親照料的小貓頭鷹。」

「修士幾乎不會離開這座島。你也知道他們的情況。他們太忙著研究和冥想。」

「『幾乎』不是『絕不』。」葛蘭克再度嘆息。「我想我們的第一要務是滅了煉鐵場的火。如果他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我們的煙，一定也很快會看到。所以你最好現在動手。但要保持火炭的熱度，好讓我們可以帶它們到別的地方重新起火。」

「好的，師父。」西奧說。

他飛下去，熄了巨石內狹長裂縫中的火。這裡有自然的上升氣流和略微傾斜的石壁，經證明是生起高溫大火的理想地點，所以被他們用來作為煉鐵場。西奧不斷地在做實驗，當他一點一點讓金屬加工變得越來越精緻時，就需要用到這種高溫大火。

但現在他一邊滅火，一邊納悶為何自己要保護火炭。葛蘭克說要在某個新的地方生起新的火。但生新的火要幹麻？製作更多戰爪嗎？或者火是要給葛蘭克的火靈眼用的。葛蘭克是

火焰的解讀者。他可以在火中看到別的鳥看不到的事物。不僅可以看到發生在別處的事，也可以預見即將發生的事。火靈眼對葛蘭克就像奈特米傑一樣有價值。

西奧的心思再度轉到戈洛兄弟會和他們安靜的學者生涯。據說戈洛兄弟會學到如何在所謂的伊森巴果，也就是一種特殊的冰片上寫字。但這些稱為「巴果」的東西很重，不好攜帶，他們決定將巴果的內容謄寫在小動物曝曬過的皮上，製成書籍。所以現在修士們吃飯的時候，會先把兔子、田鼠或是老鼠的皮剝下來。少了毛髮和皮的食物很怪，不過修士也很習慣犧牲自己。

西奧邊熄火邊想著這些事，同時小心地把還在燃燒的火炭放進可以保溫的特製小鐵盒裡。

這是自葛蘭克飛抵島上的幾個月亮週期以來，第一次沒有煙冉冉上升他所居住的樹木和樹洞上方的空氣之中。



「進來，胡！立刻！」葛蘭克說。

「可是我才剛出來！」胡停在樹枝尖端。「你答應過的，葛蘭克叔叔，今天我是上樹枝的日子。等我長出最初的撥風羽後。還記得嗎？我終於可以移動它們了。」



「回來樹洞。」西奧嚴厲地說。

胡很震驚。他們從來沒有這樣對他說過話。他做錯了什麼？他只是想飛，現在就要第一次展翅了，他們卻連樹枝都不讓他去！他一定是把事情搞砸了。但是怎麼會這樣呢？他用嘴喙微微地往外戳著。

「進來！」葛蘭克用氣音說道。

胡瞥見有什麼飛掠頭頂，聽到樹上更細的樹枝上傳來一陣騷動。有貓頭鷹降落在這裡嗎？真難以置信！除了葛蘭克和西奧之外，他還沒見過其他的貓頭鷹。

當然，滅火之舉只是徒勞。西奧三天前就悶熄了火，但現在一位修士抵達了他們的窩。